尊聞居士集

序

瑞金羅臺山先生尊聞集八卷舊刻於吾吳盍氏板久散失光緒庚辰余視學江右既之任購先生集不可得其年秋試甯都州瑞

金其屬邑也試之日有羅
氏子呈書求刊發之則尊
聞集乃大喜州牧韓君聰
甫好表章文獻聞之欣然
請任剞劂工既竣余乃爲
之敘曰本朝江右治古文

家首推甯都魏徵君後數十年而有先生先生生徵君之鄉去居與世俱近頃其為文絕不類徵君先生嘗深究宋明儒先之書汎涉百氏窺莊荀微奧與經

師游精研小學訓詁於漢儒家法如燭照數計故其文章原本經術皃樸神古彌綸天人張皇幽渺江右作者先生自樹一幟焉至其出入儒釋論箸雜糅讀

者病之然在先生固自有
其不朽者矣先生鄉舉出
彭芝庭尚書之門與尚書
季子尺木先生交最善先
生沒後彭氏裒其遺集付
梓令聰甫鄉試舉主爲尚

書四世孫先浚皆淵源彭
氏宜聰甫之樂任剞劂而
余重違其請也是本為道
光戊戌瑞金縣令陳君所
刊板燬於咸同閒冦禍當
時讐校未善辛未亥豕譌

謬滋多彭氏舊本驟不可得余輙就是本審覈改正疑者仍之以闕疑也先試之日余命州屬學官訪鄉賢後裔徵君之後式微無業儒者先生後嗣亦衰替

獻書之羅氏子盖其族裔云光緒七年辛巳八月吳縣洪鈞敘

刋尊聞居士集引

余甫玉江西留意藝林即耳羅台山名其著述莫之覯也庚寅有移瑞音取邑乘而閱之畢然以獲讀尊聞居士集爲快及下車而

廣加諮訪邑人士多能道
台山之詳獨其文集之鐫
於吳會者兹客村無系之
傳蓋先生家多家少自京
華及吳越編與諸名士大
夫交故發爭遺者及遺於

逸皇飭浦珠豈文忽有撥卯
簿書形瘁徵取功疏越茲
九年終未得廕為台山者
戊戌春茂才羅生積貧先
生之族為余門下士也賻得
他録存纂進時方邑校因

查得先生嫡孫名家惕者
出臺予試名而詢之復據
以原稿存呈余合閱而詳校
之從後見先生負磊砢之
英有江山之助且樂得二
生之克副余意而其闡揚

家学競承祖業之光爲可
嘉也亟捐廉而付之梓以
公同好是役也家學博玉
卮實與力焉
道光戊戌八月既望
大興陳增印題

尊聞居士集敘

孔氏既殁學統岐道術裂二千餘年承學之士遞相祖述專門名家亏是有訓詁之學有辭章之學又進之爲道德仁義之學就其善者莫不原本六經之指㠯孔氏爲宗要其淺深純駁高下之別則斷不能㠯彊同也論語曰君子博學亏文約之㠯禮夫文者禮之外心也禮者文之内心也微顯交融本同一貫然而博約之閒内外本末之敘則不可㠯不早辨故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予欲無言學者誠能廓見聞之町反觀聽之原尋一㠯貞樞紐造化然則明而爲日月流而爲江湖怒而爲雷霆蕃而爲艸木莫非文也卽莫非禮也其皆一心之自爲發育也而果可㠯外求乎哉竝吾世而爲訓詁

辭章之學者往往有之其能究極道德仁義之歸者抑鮮矣羅子臺山躬明睿之姿嶚嶚然負進取之志研精覃思眞積力久豁然自見乎發而爲文彌綸天人昭晰坐有沛然而莫禦葢百數十年間攻文章譚道術者未有或先之者也而或譏臺山之文出入乎儒釋汎濫乎莊列兼綜乎訓詁辭章疑有累亐道夫是則臺山之博也其外心之著與乃其所以約之者非猶夫人之所能測矣其亐博約之間內外本末之敘辨之者早矣而又何疑焉乾隆四十七年夏六月長洲彭紹升敘

甲戌　廷試至京師同館鍾梅品以贛邑鄉先輩鄧自軒遺集示余見羅台山所作序表筆墨高古心儀其人丙戌夏秉鐸來瑞求先生尊聞居士集十餘年而不可得至戊戌月潭明府以羅生抄呈全集此示為之大快屬余召其孫携原稿呈校即鳩工鐫梓觀原稿諸作批評各極元妙知先生天資超卓博覽羣書所交盡天下士其相與造就者非尋常所能識也

工竣綴數語於後以誌仰止之忱時道光十八年秋

八月長寧後學陳元標謹識

尊聞居士集目錄

卷一

論著

卷三

書牘

卷四

卷五

傳記

卷六
表志狀述贊頌銘

卷七
詩

卷八

制義

附錄

羅臺山述　　　　　　　　　彭紹升

臺山平時所爲文僅有艸藁多散佚毋過蘇子輒從其行篋中出所賂鈔而存之而吕其詩附臺山之入山也予意其不復出因彙所鈔擇其完粹者錄一巨帙爲叙其卷耑已而臺山自洞庭至寧波明季入京會試報罷歸過予出頃所著古文七八首多傑特之作其經義十首生平論學宗指略具亏是因幷入前錄中又明季臺山甫至家而殁予聞訃即遺書其子之明索臺山文藁久之無報書會青浦王君蘭泉按察江卤王君故與臺山善予因吕此屬之王君既隷任遂招之明至官茲索𢍁臺山全藁㠯何王君丁丑

憂歸過蘇呂其基見投遂續取古文二十餘首詩三十首合前之所錄爲八卷其商量去取每與湼子大紳共之繼呂同好敘述之篇别爲附録爰集貲雕板而志其緣起于此彭紹升記

尊聞居士集卷一

瑞金羅有高著

論著

觀生

生也者寓亏物而滙其靈者也形者肖物之品殽而殊等焉隨量器吕效生者也命也者脩短也有期限符節也貴賤有倫也枯悉完好有制也生就也之謂命生去也之謂命物所因吕成毀也不造而自然有吕之吕然者而不可質期也之謂命大中之謂命命也者生之宰也視其器命降精凝之謂器器章之謂物生充之之謂性器有汚潔焉堅脆焉器之厝有平危焉器之服亏人有適器焉有不適器焉器習而有方

生域其方變本而就器萬器各分之謂性湲其畛匯之亏其原其純粹至善也之謂性性之成亏人者生之和也生之和也視其器是故物之爭也㠯我其忿爭也㠯無我我也者器之景昧性而妄有執者也我則局局則聰明之兌塞聰明之兌塞則生不舍其宇生不舍其宇則並老澮涸人而並老澮涸雖生也謂之陳人忿爭也者釋我而皙大倫者也其息止其知同其靜也若海其動也若火至安也至明也不役知㠯鑒異也是故立分㠯明本而不病私家天下若及草木鳥獸魚鱉而不病濫循合散之理泯愛惡之情渙然譁然樂與萬物同暢而已矣是故其亏形之成也體性㠯完形不虧其形亏形之斃也正形㠯順性不縣其悔夫誠知夫生之麗形㠯

形形麗生㠯生不形之未嘗損生也形非柄生也形非故生也其覿盟也聖智也非形生槩也形生也者褻形忘形說生囷生㠯形形形㠯偷生者也㠯說生漁物養形㠯奉形適形謂養生而損生損形若曰是溺情然非然也是出入情背情背之久乃㠯無情爲也無皐情何也情者生之萌達機也視其器惻隱羞惡辭孫是非䙺䙺長長六者情也性之孳也性閼而沖不可見情發揮之㠯得轢轢也雖然器窳則槁爲器貿亏所染則栽化而爲蒿蔚激而惡之㠯謂其無情也然而驟而脫其牙又泛觀之亏其戕之所不接滋見縈焉不弟不可謂無也我立情昏我熾而情巳悖矣攻取詐僞貪盜淫僻驕憤偷佚茀然而叢㠯潰戾其情也豈情也是故聖人無我

情之正也即里之言外我而公談則情大呂共貽然聖智之爲觀斯故生之運行古今不已古今而異不已晝夜舍者與如斯夫則生之不緣堯禹而盛不緣桀跖而息信矣穀與不穀而已矣情之穀也恃才才也者與命俱降者也天之降命也至普其降才也亦至普是故專能之謂才割斷淸釐之謂才亂而秩修畸零贏朒已復亏度之謂才規亏規矩亏矩不隘亏曲不昏怍亏旁午能經能緯能通能固能廣能微之謂才是故才也者生之成能也而先才而導之者意也定趨操亏始事期不貳亏中要之亏末意也意所嚮志也其道迅而彊能率志能壹志志定能遷之志直能回之志成能變之能毀之意也意也者生之魄也性命也情也才也意也兼營而

樞之樞無所運旋無方無留無象其道內外周一呼吸環宙旁覽裨瀛海無行無至無出入門無徑遂職藏備萬物形色體質性情才用載之無積其官思善鑑耑幾萌動卽甚微無不立白是之謂心心也者生之府也畜持生之具而綦辨焉者也仁義忠信禮樂此其具也性命也情也才也意也與具同柢而致用具者也其柢是極也陰陽之紐也具渾焉具壹焉純粹至善也器判之而仁知分矣器判之而善不善別矣知具習具與具一會極若是者其生理其生遂知具習具未具一至之不休具一極協其理遂也不殊中休者其用知惑其習也不緝已頻復故馴迷其理不理遂不遂雜吉凶沿類至習者其生亂且敗終凶聖人惻焉亏時昭具焉故曰易之

興也其亏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六具之用亏易乎精之亏詩書春秋條之亏禮乎履之是治觀之衡也

積微說

邵子曰積微歲不勝月月不勝日日不勝時夫時之亏候微矣庸人歲去而悔之月去而悔之而不知爲日時積也故志士敬日大人敬時論語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夫時之亏候也微矣欲進學寡過亟勉成志士大人之行敬之哉

書濟陽張子立命說辯後

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善之大小爲之格日籍之計日課數告天天

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讎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耑曲說也是衒小惠微勸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於二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景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指以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急功利嗜富貴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播而不知其誖經誼陰爲吾道螟蟘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勸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不可謂畏天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僞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以私僞彼其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爲善望報切報不至將疑報既至將怠其濟

亏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其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懼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亏善何論中下不自進亏善而徒習其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讀書立身竟甘㠯中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敺之中下邪羅有高曰是不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亏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涂中下者之亏善不善也如景然如癭然不必辨晳也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而勉焉或章服之鹽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焉者之亏惡也

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悖干冒王法欺誣鬼神𠂢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崇之不爲變譏毀集之不爲變公爲之不甚畏人知誠爲之必不屑𠂢僞善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辠者彊仁下愚不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气之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气之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人爾而中人者有欲畏先王知夫中人者之欲畏之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𠂢觀其觀敍之彝倫𠂢理其統紀之禮儀𠂢定其位文之頌辭𠂢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𠂢聯其情處有閒而不明也亏是通之師友講說𠂢極其與處有𩆏而不遂也亏是𠂢之音樂鼓舞𠂢感其天繇焉而才美出亏其倫亏是乎榮之爵賞𠂢旌之殺周備而恬不率放𢾰

侜張亏是乎施之刑撻㠯威之移郊遂畫井疆㠯媿艾之刑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其時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宜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教適善者不其衆矣乎慕風聲懍象魏然後明好惡之鄉定欲畏之分㠯畏爲隄㠯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衆矣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僞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容保無疆總而敎之博之藝術㠯怡悦之寬之歲月㠯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精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悦樂而調敎比而不猒而王道四達矣充張子之說是盡中下蕩無入善之路也何也有所欲而好仁是私僞也有所畏而惡不仁是私僞也慕風聲懍象魏㠯畏

爲隄以欲爲表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以爲上焉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教施之而窮惟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于欲畏也無不誠其于欲畏也誠斯其良知能之見尚可牖馭而桄之者也吾有以施吾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故曰議道自已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鼻無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已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于天人之際也似察而弗離未邃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則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

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非覼縷闕畧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屬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覈矣權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圓焉此其程品井辨極乎錙銖釐忽絫黍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乎前卽大姦滑無所施其謬巧而詭遯人之準威福乎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大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穀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

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嗇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帝牛必杜滌三月豈豈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實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齋盛豈豈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于禘出田邑發秋政于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與韗庖翟閽之賤報饗之禮達于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示上有所承稟精蠲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徹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生之原其情淚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于躬也詳其敷之于治也察故其時黎民雖熙鬼神敍懷胎卵遂育繇斯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嫚勉彊踵故

而行與工祝同昧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巫之法施之大常後儒鑒其誣黷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冒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張子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乎善而杜誠之原欲人之畏天而已闕畧覬幸爲教也張子曰吾病夫志爲善而不本乎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待辯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賈無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彊賈者殊矣其與造僞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費而貨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已貨爲

也將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爲奉袁氏之說而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思夫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弃已焦也吾又思夫精造僞金與眞金亂也篡六經語孟翼虎而拼飛也等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費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其爲惡不參一善及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爲可用之亏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純用眞金不欺邪其不可畀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亏是乎不嗜五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捨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气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

完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牾而嘰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即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詩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爲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于天取威勸于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卒昇之念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卒昇與黠桀者將鶩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曰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曰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卒昇之念之非反于公善誠善而不難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猒飫而不捨者矣易曰

內約自牖孟子曰敎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也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一道也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气積理之精博者云爾鬼神者气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自然而不知其揹亏覡槼閭畧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其倣之流亏空蕩而嫚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釋之曰民義者鬼神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者猶曰天難諶也皇天無親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吕往惡介一念惡鬼神惡之不吕往善贖好惡無常唯善惡之鑑非若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吕斯之謂遠之也故曰父尊而不親天尊而不親鬼尊而不親命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亏人

也失厝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亐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隲文也其敘感應篇畧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亐道家其偁舉條目統該人倫亐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註而眞希元凡兩敘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亐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徵北斗主伐無道誅有辠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命水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今遂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

明之說原本深長矣烏㝵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僻王氏之言曰成周㠯前其俗皆嚴鬼神㠯書攷之商俗爲甚故盤庚僻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辠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㠯高帝爲仁㠯奉先爲孝臨之㠯鬼神則思諭之㠯灾祥則思後世機智深文巧勝反訾殷人爲尚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所㠯逾難网罟所㠯日密刑罰所㠯日敝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有取于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㠯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騭文敍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宗伯㠯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弟四星

弟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宮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異甚魏晉閒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皋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扃吾處乎泰山傳說託于龍角造父王良名參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昌邪或曰梓潼廟祀始于姚秦唐時曾著靈異（見孫可之集）宋祥符初神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見葉石林巖下放言）吕爲神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吕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吕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高辛祀祝

融商人祀關伯盧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見水經注則神道之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灾咎云者不過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說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以絶地天之通周官春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爲覡在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會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指主于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

寔蒼蒼者鑑亏下士人心之日醨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醇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索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有所不能究而既是孔門疏附先後奔走禦侮僃人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

書歷城周君私謚益都李叔子議後

益都李叔子文淵字靜叔生九月言其方言無不能言者六歲而孤童時頗彊氣好爭母惡之懲母之笞嚴自禁撟爲謹順勇亏師古師其道治其辭勤勤不舍日亢上下數千年儒術治具文章升降正變原派日詳以辨固之不苟發需其盛而沛之欲以正本剷僞易積醨以醇　以是服道日安躬履亏事親從兄日察已而病病且久不瘉母憂之已而母病叔子

甥病守視母凡八日母卒不食日餘拜賓客六日病大作自
呂必死則自爲文銘墓越月則又自條其所欲論著之言目
之㝵二十八事合一篇系銘之後越月死巳飯而蘇越兩月
鄕瘉矣自謂不死矣謂銘墓書可焚矣越兩月復病越月母
葬有期度羸憊不㝵送葬自傷日夜哭嘔血遂不復飲食不
復語竟死其兄莅眡言叔子居喪堅不肎肉食執義不奪娶
瘠至亏形虞畢亟視之不可爲矣叔子之友歷城周君永年
私制諡曰孝悼述議呂章之子聞周君治古禮文精洽其制
諡焉其必有處焉其非徇末造之俗苟呂美名振叔子呂爲
文而施叔子呂其所不安而予滋攷其義類呂比切叔子平
生師古之心則予竊恐未必其概亏叔子之心而益呂傷叔

子之心是不可以無論者也夫叔子之師于古廉其志念沒姚矣虞傅而竺矣夫不唯其名之慕者夫誠樂其實役思單精壹力求以終之以爲吾將畢吾志焉以成吾身以庶幾乎古人所謂不匱者庶幾乎其可以事吾親也不幸中道病勞母之慮吾知叔子所以憂其病幸旦夕瘳寬母懷無不盡方沒也不幸母前死力惡病日深以死不意要生猶望萬一延生以畢其志以成親以爲吾道如是吾親之所以處我者如是也而竟死命也悲夫憾矣何名之安夫周君據謚法之云夫固迹叔子生平事母之行以名之而寧謂叔子殉母以死邪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又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周君知叔子哀其早

死表其大者吕冠謚豈不曰是情也名行相應也不浮也唯然而叔子痛無窮期矣痛其求處此名之情而未之猒也痛其未猒而長被此名也叔子望三古而奮爲之友者備吕三古之道求叔子壹其名曰悼叔子或者少安乎雖然私命謚古與前聞之禮與無處焉是則何吕處叔子也

書韓烈婦傳後

韓烈婦李氏濰縣諸生韓君癭齡側室也癭齡死烈婦哭盡哀既烈婦所舉男子子女子子相繼殤烈婦自經死昌樂閻君循觀爲立傳傳烈婦死狀甚悉且推烈婦致死之故吕烈婦爲能死悔亏死有自昇者存陳義甚高或曰烈婦無死法也死疑也樂生惡死人情也然焉者必其所苦有甚亏死所

昔有甚亏死而後竟決而出亏死也女君在適子已成人雖巳子女相繼殤依女君吕養守一節吕報其君儀禮喪服章鄭注妾謂天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義之慊者也無死法也將毋疑人吕女君之不能容激亏气懟吕成死也或曰烈婦之死累其君也公甫文伯之喪女子自殺亏房中者一人敬姜不哭曰若是者其亏長者薄亏婦人厚也烈婦無亦鞏亏情者與故曰累其君也羅子曰否也激亏气者志亂而神荒兒赫然徃徃兒慘不可近章亏情者其死也接烈婦之死也後寢齡死凡百有四日惡累邪有男子子女子子即其女君能逮下舊矣死三日而殮而如生異鄉郁亏室尤非懟者其徵也雖然必亏死有處乎曰何爲其無處也禮妾爲君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與妻爲夫同妻

之亡夫也有子為夫字子可無死不卒無子慮其生之無賴也思其志之或奪也可㠯死或死或不死從一而終其義一也服同則義同烈婦之死其能制義㠯踐禮章章已又何疑焉吾聞閻君學道君子也篤禮義恆是者弗傳攷亡其言尤信

四貞女傳後論

余友彭季子紹升績學敦行屹然有隆禮由禮之志能古文樂道人善嘗為其里人宋貞女景衞姜貞女桂王貞女施貞女立傳余㫖受而讀之肅容敬歎曰女士也詩曰釐爾女士鄭公曰女而有士行者也書四貞女傳後破時人餘惑焉

彭季子作四貞女傳頗聞著亏時談禮之士或推難之以爲季子親爲名儒孫子討論三代禮文經傳離合之指至孰又嘗出入宋明諸老師賢人所講說原流淺遠矣四貞女者其行事既卓絕斐然成文章季子傳之固當然季子不折衷亏中庸裁之以禮將使學者樂畸行慕高遠放性情之和蒙竊惑焉羅有高曰夫禮稱情立文緣人性而起者也若中庸則又難言之是四貞女者固以其行爲中庸已矣是故蹈之而不疑夫民性有恆上同本乎元綷能者率而行之而道生焉稽諸獨獨之所可而可獨之所不可而不可期亏嚼然亏獨無惡盟之鬼神綿之歲月歷阻折百出卓定不遷其違也若泉其直遂而不回若矢硯捐項絕脰棄其血肉之軀兮變毛

髮若還土其安囏難危苦人世不堪之遭若命爵祿名譽不足干其中扃詩書經傳所陳淡若琴瑟笙磬之和音適與心諧而益不顧假他辭說以自解如四女子者行不同至其自期兮獨不忍冒經以欺其志則無不同讀其傳未嘗不健其淩流連三復之而不知涕之何從也申徒嘉曰遊兮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當吾世而不遇大聖四女子者是足以激清風挽濁俗而之醇矣或者其以循故儕俗浮沈不自宰之愚婦人爲中庸乎是比干不足同仁兮微箕伯夷叔齊未賢也栢舟何以首鄘風哉或曰然則四女子者能中庸矣乎曰毋無易言能不能非聖人夫誰定之矣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飲食若水族游兮江湖未嘗離

水而未嘗知水也知盡之知化之聖也知至之賢也或務知之或不必其務知之接境以動依乎天以感沸而滂沛不關于欲聖人才之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中庸之傳邈矣三代之季泯泯昏昏鄉愿乘時竊發屈曲媕阿被服皃堯禹苟同流俗為俛卬割六藝文奸言竄塗經訓居之而不疑唐宋元明大儒是其率推本窮原精擇詳語之而學者蔽于所趣急切不能返假借近似之言自藩飾畀不闕于時可以藏身免顯過囂然以謂中庸之行若是而已至于君父之際彝倫之大常其惻怛誠摯專壹甚不可已必義之是出如四女子者未數數也將謂能中庸者為天下不能中庸惟四女子也獨其然乎或曰是則然然曾子問孔子之言也

娶女有吉日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何謂也曰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自已起義者禮之經廉恥倫紀之大坊自民起義者禮之通曲成萬物之仁也且壻死女弔服斬衰離絕不屬邪何以爲之服尊也壻葬除咨脫許嫁時纓定繫厚別之心雖中人必且愁然而動踖踧而慕栢舟之義矣情以民自居則聖人順而民之爾若曰非其誠勿彊也且未成婦也邪鄉子曰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師聖師王師其經也禮之通中人以下數匿焉君子盍哀矜之也或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何謂也曰武進莊學士存與之論完矣吾無以易之其說在銘石門蔡貞女之墓碣也莊君曰執一之儒不澂攷義例

㠯有未廟見而死葬于女氏之黨之文遂曰死不可㠯即墓生不可㠯居室所謂不知其理而妄推其類者邪儀禮喪服章傳曰夫至尊也妻至親也至尊無所不伸至親則有時而屈故三年之視期輕重絕倫矣㠯夫之死同諸女之死于義鈞乎夫者至尊之誼命則成之婦者至親之屬必成于尊廟見者成于尊也未成之辭閒系之婦矣不閒其系之夫也其言曲而中矣余獨悲賢女守志之義久不白于世聖人之經受蝕于鄙儒小言殆盡亦俗益不知其可貴重或阻抑之或妄㠯凡民之智揣量豪傑騰口說橫加訾謷不成人之美里巷翁媼知姑息而已鮮能㠯德愛子㠯遂其情性之正丞天札其天因就或者之難條次之㠯諗孝子詩云憂心悄悄慍

亏羣小若王貞女愠有終窮乎

書北海孫君所藏𢊁艸心經後

盈天地閒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而已矣盈天地閒形者形色者色聲者聲靈者由者呂質現者呂气現者神現者景現者十二類生類與類復區呂別億億萬品不齊總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所升降變化各肖其習因不爽錙銖呂究極其交報之趣而已矣上聖說之如空印空無說也宗師提持如指指月非指也義學講貫如剪紙兒鳶非誠鳶也至亏書家承般若光明詰屈點畫立意求工亏字體疎密結搆之閒如呂杖畫虛渺然終不見其迹也至矣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乎書家書心經者予所見數十家多楷書其行書則𢡟貞觀

時所集王羲之書矣未睹猩州北海孫君承其先人之志葺柿巖別墅亐於陵皐寺異僧猩州心經奇其精變將立石柿巖重橅刻之見其搨本者卒震蕩怪愕合掌讚歎曰未曾有也夫未曾有何獨亐異僧之猩州而讚歎之舉足下足上牀下牀眷屬聚首食飲啞涕齒屎偶而歡喜偶而煩惱往往沈溺癡沸不可援朋猩州邪楷書邪亐此冷眼微睨皐廬山眞面不覺嗒然失笑曰未曾有也到此時菩薩一掌異僧一掌孫君一掌

書桃核論後

長洲沈立方先生抱微居隱樂化好觀物積久而察有寤焉感桃核作論吕諭心陳義高美蘿道術比類甚汋而貫理扶

疏蕰自昇之言也有高嘗受讀存之時取疏之有疑焉欲求明也白之凡天下有形質之物無不徹遞嬗而生嬗傳也天事以氣傳蠢動以精傳艸木以荄株莢萸之屬以荄果以核因是有代滋衍于無窮物之生生之理止此矣先生之言曰核之仁即人之心包絡也而絪緼化生之本則兩仁中空有元氣者存以為天命之性條而達之謂道修而雝培之謂教無聲無臭者原直養無害者專歸于區釋老則同異命指尤淚子于老氏之學未涉彼亦未能循其際釋氏之學嘗用心焉其文字傳世者嘗覽其凡蕰先生之所闢彼教賢者先之矣瀞名有言曰高纔陸地不生蓮華溼地污泥乃生此華聲聞緣覺耽宗靜滯迹化城則悲之設誠語勸道之不以為美權

實之用微乎語言莫容思議之徑絕獨脫蘊界善入泥洹非動為怪化而致隱之道如是也易傳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難矣哉若曰縣核亐空不土種不欲受滓然乎夫藝事之必土種而植必蘖雖而茂必耔耨而良是場師之智也聖人者事心之場師也天地大矣血气化情偽相勝人事之變無耑由涸毒相糾聖人各職一呂窮厥變濟民屯難中治分道合一與而戶別本不可謂同異安自起學者守一聖人之道莩萼求盡之俾善气充固粹而仁乘露霝雨萠達若神幹枝條遂布蘂葉與天地春碩實不自有呂甘萬民𧙗仁不遂藏智孔和廓徹畦町呂游乎無窮之門會斯恉者其可思言矣莊子曰胞有重閬心有天游重閬邪核邪仁邪天游

邪雨仁中空邪先生教之

篤公劉鞞琫容刀其軍三單解 試優貢作

鞞爾雅云鞞刀室也疏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揚子方言刀劍室自關已西謂之鞞琫左氏傳佋鞈藻率鞞鞈是也鞞上飾之謂琫下飾之謂珌瞻彼洛矣之詩曰鞞琫有珌毛氏萇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周禮也公劉則未知其為王琫與為盪琫與珌之為珧為璆與不言珌兼辭也著琫知珌也徐釋說文曰琫之言捧也若捧持之也釋名曰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捺涑口也集傳曰刀上飾其偶失撿與其有闕文與何氏楷之所釋當矣據禮言之其鑿鑿也容刀集傳曰容刀容飾之刀也不可易已主乎刀言之也或曰

容刀如言容臭劉氏瑾引伸之是主乎鞞言之也其可通乎否也夫言鞞琫而猶必言容刀也是未知鞞之爲刀室也未知鞞之爲刀室也者卽言容刀猶昧也刀室之爲鞞也古之人名之古之人偁之古之人其舊知之矣則言鞞而容刀之義著也而猶必曰此刀之所容也是衍說也集傳蓋以容飾之容爲正義而容臭之容旁訓焉爾文姚鞞琫則當云刀容也刀容變文以叶音乎又非也君子之亏言也無所苟而已玉與瑤佩服之至貴者也其光瑩以耀人目必爲先動焉咏舟是以首之矣鞞長以尺量或二三琫不過膚寸之閒耳見鞞焉徐而察之有琫焉目之所及之弟如此也刀之受飾不亏刀亏其柄是則以謂容刀也柄統乎刀斯渾之刀矣鞞亦

統乎刀渾之刀其可也雖然離鞞猶全乎其爲刀也離柄則
不全乎其爲刀也則容其柄非容其柄也故以容刀也琫與
柄次相鱗見琫宜旋見柄也爍其容焉曰此致飾之刀也君
子立言盡言之理而已非故欲爲參互也且鞞之飾刀之飾
曷琢哉謂是佩服之貴也佩服如是如是其勤也是厚也與
或之說吾恭味之而少旨吾舍集傳奚從焉夫集傳之傳經
也甚慎之若其軍三單之義毛氏王肅氏鄭康成氏孔穎達
氏各有創有述矣而集傳曰未詳君子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不設爲詭附尊經也蓋三單相襲如毛氏之所傳王肅氏之
所述孔疏據本詩章第事理究辨之其說遂敗不得立鄭箋
以爲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也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

羨公劉遷豳人民從之者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曰單也其說宋儒概主之禮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周制也夏殷之制邈矣公劉丁夏時烏知其作三軍耶甘誓乃召六卿六卿者天子六軍之將命卿也則因知大國三軍之制三代相沿依古吕來此其可據者也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吕其餘爲羨卒周禮地官小司徒之法也當公劉時其吕羨卒成軍與其不吕羨卒成軍與可懸定與此其不可攷者也竊嘗泝覈之則更有甚戾于先王之經政有不容不疏其蔽者古者制軍賦必度其國山川土田之廣狹人民之秏息使其地力民力寬然有餘與大事優游供應無悉索之苦則王道亢矣閟宮頌曰公車千乘制賦也孔疏謂魯地方七百里爲車當

倍千乘而過之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國秉王制載貫則王
者亏其始封定制之時務斟酌其國民力地力之所勝不敢
使迫盡無餘爲其後病也夫畢千乘則甲士當三千人步卒
當七萬二千人炊家子當萬人固守衣裝當五千人廄養當
五千人樵汲當五千人法當用十萬人也而曰公徒三萬者
制軍也中畢三軍之成數言之也爲車三百七十五乘爲甲
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爲步卒二萬七千人爲將重車九千
三百七十五人少亏軍賦之常數三之二統計之是制而用
之者常十一畜而裕之者常十九也又可推知其别有更休
之法而戴籍闕無稽焉斯謂厚亏民者與誠如鄭氏箋丁夫
適滿三軍之數卽制已爲軍賦民不堪也周制成方十里出

草車一乘蓋百井之地爲通者十爲夫者九百除公田百夫八百家之所給也推三軍之賦共給之者凡三十萬家爲力易是邑民不擾而事輯也今邑公劉遷豳之民如鄭箋計之若邑上戶丁男八口率則爲戶僅四千六百八十有奇邑中戶丁男五口率則七千五百戶也邑下戶丁男三百率則一萬二千五百戶也通三等之戶計之是常邑十餘戶三十餘戶出草車一乘也卒徒之役車甲之費馬牛之芻糗糧楨榦芻茭之費周制八百家所供者鄭氏且邑十餘戶二十餘戶三十餘戶當之周制三十萬家之所供者鄭氏且邑四千餘戶七千餘戶一萬餘戶當之即邑小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推之則亦不過三萬七千五百戶其較周制軍賦覈

重軏經遠縣絕矣孔疏羨卒謂衆之副丁也無羨卒無副丁也是成丁者則麗于伍也有外事是空國而行也欲留守非婦女即老弱也又將何以爲國休乎其于王道刺謬矣朱子蓋心疑其說之不可通而又未得乎確然之說以易之故寧闕而不詳也然則三單之義究奈何曰其義竊嘗私存之未敢著也周制天子六軍其賦萬乘大國三軍其賦千乘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遂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是也大國三軍出自三鄉三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千乘書魯人三郊三遂是也意者公劉始遷豳土地未闢生息未蕃即三郊之衆制軍賦三遂之

衆尚未遑制軍賦也無三遂之貳曰三單與此見公劉有利民之實心無夸大之浮气亦云篤也雖然集傳未詳也其詳之僭乎曰學者之于經也學焉耳旁攷他經比切訓詁苟不悖先王之道焉則私備一說待敎焉可也單之詁斷複言之曰單盡不留餘曰單無副貳曰單

尊聞居士集卷一終